

第五八二冊

理學彙編

經籍典

經學部

三九—三九
(卷)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經籍典

第三百二十九卷目錄

經學部傳經名儒列傳三

漢三

劉向

蔡義

嚴望

梅福

云敞

金欽

疏受

平當

王吉

龔勝

鮑宣

韋元成

莊弘

夏侯勝

焦延壽

翼奉

劉歆

朱雲

嚴元

吳章

金涉

疏廣

薛廣德

彭宣

貢禹

龔舍

韋賢

魏相

夏侯始昌

夏侯建

京房

李尋

漢三

劉向

經籍典第三百二十九卷

經學部傳經名儒列傳三

漢三

劉向

按漢書劉向傳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年十二目父德任爲輦郎既冠目行修飭擢爲諫大夫是時宣帝循武帝故事招選名儒俊才置左右更生目通達能屬文辭與王褒張子僑等並進對獻賦頌凡數十篇上復與神僊方術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祕書書言神僊使鬼物爲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見而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更生幼而讀誦目爲奇獻之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方不驗上乃下更生吏更劾更生鑄僞黃金繫當死更生兄陽城侯安民上書入國戶半贖更生罪上亦奇其材得踰冬減死論會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復拜爲郎中給事黃門遷散騎諫大夫給事中元帝初即位太傅蕭望之爲前將軍少傅周堪爲諸吏光祿大夫皆領尙書事甚見尊任更生年少於望之堪然二人重之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行擢爲散騎宗正給事中與侍中金敞拾遺於左右四人同心輔政患苦外戚許史在位放縱而中書宦官弘恭石顯弄權望之堪更生議欲白罷退之未白而語泄遂爲許史及恭顯所譖愆堪更生下獄及望之皆免官語在望之傳其春地震夏客星見昴卷舌間上感悟下詔賜望之爵關內侯奉朝請秋徵堪向欲目爲諫大夫恭顯白皆爲中郎冬地復震時恭顯許史子弟侍中諸曹皆側目於

望之等更生懼焉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竊聞故前將軍蕭望之等皆忠正無私欲致大治忤於貴戚尙書今道路人聞望之等復進目爲且復見毀譏必曰嘗有過之臣不宜復用是大不然臣聞春秋地震爲在位執政太盛也不爲三獨夫動亦已明矣且往者高皇帝時季布有罪至於夷滅後赦目爲將軍高后孝文之間卒爲名臣孝武帝時兒寬有重罪繫按道侯韓說諫曰前吾丘壽王死陛下至今恨之今殺寬後將復大恨矣上感其言遂寬復用之位至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未有及寬者也又董仲舒坐私爲災異書主父偃取奏之下吏罪至不道幸蒙不誅復爲太中大夫膠西相呂老病免歸漢有所欲與常有詔問仲舒爲世儒宗定議有益天下孝宣皇帝時夏侯勝坐誹謗繫獄三年免爲庶人宣帝復用勝至長信少府太子太傅名敢直言天下美之若乃羣臣多此比類難一二記有過之臣無負國家有益天下此四臣者足目觀矣前弘恭奏望之等獄決三月地震恭移病出後復視事天陰雨雪由是言之地動殆爲恭等臣愚目爲宜退恭顯目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目通賢者之路如此太平之門開災異之原塞矣書奏恭顯疑其更生所爲白請考姦詐辭果服遂逮更生繫獄下太傅韋元成諫大夫貢禹與廷尉雜考劾更生前爲九卿坐與望之堪謀排車騎將軍高許史氏侍中者毀離親戚欲退去之而獨專權爲臣不忠幸不伏誅復蒙恩徵用不悔前過而敕令人言變事誣罔不道更生坐免爲庶人而望之亦坐使子上書自寬前事恭顯白令詣獄置對望之自殺天子甚悼

恨之乃擢周堪爲光祿勳堪弟子張猛光祿大夫給事中
大見信任恭顯憚之數譖毀焉更生見堪猛在位幾已得復進懼其傾危乃上封事諫曰臣前幸得目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爲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剛耿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况重目骨肉之親又加呂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忠臣之義一杼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蕭韶九成而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維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呂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目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曰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飴我釐簠釐簠麥也始自天降此皆曰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歛歛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歛歛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強目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譏怨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啓瘡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

其長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惜莫懲霜降失節不目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目是爲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卽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爲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地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鴟退飛多廢有蜮蜚鸛鶴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水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叔大雨雹雨雪霏霆失序相乘水旱饑饉蠶蠹蠶午並起當是時禍亂輒應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散白黑不分邪正維糅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乖刺更相譏怨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紛前後錯謬毀譽渾亂所目管窺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爲黨往往羣朋將同心目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

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目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衆輻湊於前毀譽將必用目終乖離之咎是目日月無光霜雪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曰成太平致雅頌猶御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目來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况甚於春秋乎原其所目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目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或或謂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求讓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麋鹿見現事消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曰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季孟與叔孫俱官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季孟而消孔子叔孫故曰大亂汚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調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

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日羣小窺見間隙
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故詩云憂
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慍也昔孔子與顏
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
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
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
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其彙征吉在
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
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戟之內
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歎歎訛訛數設危險之言欲日
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目先戒災異之
所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
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
行也今目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
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目爲法
原秦魯之所消目爲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目
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羣
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
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
之利也臣幸得託肺腑附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
聞竊推春秋災異目効今事一二條其所目不宜宣
泄臣謹重封昧死上恭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
更生等更生傷之乃著疾譏掩要救危及世頌凡八
篇依與古事悼已及同類也遂廢十餘年成帝即位
顯等伏辜更生乃復進用更名向目故九卿召拜
爲中郎使領護三輔都水數奏封事還光祿大夫是
時帝元舅陽平侯王鳳爲大將軍秉政倚太后專國

權兄弟七人皆封爲列侯時數有大異向目爲外戚
貴盛鳳兄弟用事之咎而上方精於詩書觀古文詔
向領校中五經祕書向見尚書洪範箕子爲武王陳
五行陰陽休咎之應向乃集合上古目來歷春秋六
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
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
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爲鳳兄弟起此論也
然終不能奪王氏權久之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
歸延陵制度泰奢向上疏諫書奏上甚感向言而不
能從其計向賂俗彌奢淫而趙衛之屬起微賤踰禮
制向目爲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故採取詩書所
載賢妃貞婦典國顯家可法則及孽嬖亂亡者序次
爲列女傳凡八篇目戒天子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
說苑凡五十篇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書數十
上目助觀覽補遺闕上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常
嗟歎之時上無繼嗣政由王氏出災異浸甚向雅奇
陳湯智謀與相親友獨謂湯曰災異如此而外家日
甚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同姓末屬累世蒙漢厚恩
身爲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上目我先帝舊臣每進見
常加優禮吾而不言孰當言者向遂上封事極諫書
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
思之日向爲中壘校尉向爲人簡易無威儀廉靖樂
道不交接世俗專積思於經術畫誦書傳夜觀星宿
或不寐達旦元延中星孛東井蜀郡岷山崩雍江向
惡此異語在五行政懷不能已復上奏其辭曰臣聞
帝舜戒伯禹母若丹朱救周公戒成王母若殷王紂
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呂桀爲戒也聖

帝明王常目敗亂自戒不諱廢典故臣敢極陳其愚
唯陛下留神察焉謹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蝕三
十六襄公九年數率三歲五月有奇而壹食漢興訖竟
寧孝景帝九數率三歲一月而一食臣向前數言日
當食今連三年比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八食
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異有小小希稠占有
舒疾緩急而聖人所目斷疑也易曰觀乎天文日察
時變昔孔子對魯哀公立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故
歷失則攝提失方孟陬無紀此皆易姓之變也秦始
皇之未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陵淪亡辰星出於四
孟太白經天而行無雲而雷枉矢夜光熒惑襲月雙
火燒宮野禽戲庭都門內崩長人見臨洮石隕於東
郡星孛大角大角目亡觀孔子之言考暴秦之異天
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幸大角漢之入秦五星
聚於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血日食於衝
滅光星見之異孝昭時有泰山臥石自立上林僵柳
復起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爲特異孝宣興起
之表天狗來漢而西入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邑不
終之異也皆著於漢紀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無
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不昭
昭然哉高宗成王亦有雉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
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神明之應應若
景影嚮世所同聞也今日食尤屢星孛東井攝提
炎及紫宮有識長老莫不震動此變之大者也其事
難一二記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以設卦指
爻而復說義書曰俾來日圖天文難目相曉臣雖圖
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間指圖陳狀上

輒入之然終不能用也向每召見數言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廕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祿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目疆漢宗卑私門保守社稷安固後嗣也向自見得信於上故常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發於至誠上數欲用向爲九卿輒不爲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居列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年七十二卒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向三子皆好學長子伋目易教授官至郡守中子賜九卿丞蚤卒少子歆最知名

劉歆

按漢書劉歆傳歆字子駿少以通詩書能屬文召見成帝待詔宦者署爲黃門郎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祕書講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無所不究哀帝即位爲侍中太中大夫遷騎都尉奉車光祿大夫貴幸復領五經卒父業歆乃集六藝羣書種別爲七略語在藝文志歆及向始皆治易宣帝時詔向受穀梁春秋十餘年大明習及歆校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目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歆亦湛靖有謀父子俱好古博見彊志過絕於人歆目爲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子後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略不同歆數以難向向不能非間也然猶自持其穀梁義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

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籒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與陵夷至於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唯易卜未有它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爲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秦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閱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柏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

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于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闕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妒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爲備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總統揚業亦閱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諛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拒而不肯試復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爲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微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于野古文不猶愈于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己守殘黨同門妒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于文吏之議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其言甚切諸儒皆怨恨是時名儒光祿大夫龔勝以歆移書上疏深自罪責願乞骸骨罷及儒者師丹爲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上曰歆欲廣道術亦何以爲非毀哉歆由是忤執政大臣爲衆儒所訕懼誅求出補爲河

內太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徙守五原後復轉涿郡歷三郡守數年以病免官起家復爲安定屬國都尉會哀帝崩王莽持政莽少與歆俱爲黃門郎重之白太后太后留歆爲右曹大中大夫遷中壘校尉義和京兆尹使治明堂辟雍封紅休侯儒林史上之官考定律曆著三統曆譜初歆以建平元年改名秀字穎叔云及王莽篡位歆爲國師後事皆在莽傳

蔡義

按漢書蔡義傳義河內溫人也以明經給事大將軍莫府家貧常步行資禮不逮衆門下好事者相合爲義買犢車令乘之數歲還補覆盆城門候久之詔求能爲韓詩者徵義待詔久不進見義上疏曰臣山東草萊之人行能亡所比容貌不及衆然而不棄人倫者竊以聞道于先師自托于經術也願賜清閑之燕得盡精思于前上召見義說詩甚說之擢爲光祿大夫給事中進授昭帝數歲拜爲少府遷御史大夫代楊敞爲丞相封陽平侯時年八十餘時大將軍光秉政議者或言光置宰相不選賢苟用可頌制者光聞之謂侍中左右及官屬曰臣爲人主師當爲宰相何謂云云此語不可使天下聞也義爲相四歲薨諡曰節侯

朱雲 嚴望 嚴元

按漢書朱雲傳雲字游魯人也徙平陵長八尺餘容貌甚壯目勇力聞年四十遇變節從博士白子友受易又事前將軍蕭望之受論語皆能傳其業好個儻大節當世曰此高之元帝時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爲梁丘易自宣帝時善梁丘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

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乘貴口辨諸儒莫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雲者召入攝齋登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既論難連挂五鹿故諸儒爲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絲是爲博士成帝時上書求見願請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詭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輟之以旌直臣雲自是之後不復仕雲常居鄆田時出乘牛車從諸生所過皆敬事焉其教授諸生然後爲弟子九江嚴望及望兄子元字仲能傳雲學皆爲博士望至泰山太守雲年七十餘終于家

梅福

按漢書梅福傳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也少學長安明尚書數梁春秋爲郡文學補南昌尉後去官歸壽春數因縣道上言變事求假輅傳詣行在所條對急政輒報罷是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專勢擅權災異數見羣下莫敢正言福復上書上不納時成帝久亡繼嗣福以爲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爲殷後復上書曰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于宋紹夏子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爲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况聖人又殷之後哉今

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爲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福孤遠終不見納武帝時封周後姬嘉爲周子南君至元帝時尊周子南君爲周承休侯位次諸侯王使諸大夫博士求殷後分散爲十餘姓推求子孫絕不能紀時匡衡議以爲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宜更立殷後爲始封君而上承湯統禮記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師所共傳宜以孔子世爲湯後上以其語不經遂見寢至成帝時梅福復言宜封孔子後以奉湯祀綏和元年立二王後推述古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遂下詔封孔子世爲殷紹嘉公語在成紀是時福居家常以讀書養性爲事至元始中王莽顯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爲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姓名爲吳市門卒云

吳章 云敬

按漢書云敬傳敬字幼儒平陵人也師事同縣吳章章治尚書經爲博士平帝以中山王卽帝位年幼恭乘政自號安漢公以平帝母及外家衛氏留中山不得至京師莽長子宇與吳章謀夜以血塗莽門若鬼神之戒冀以懼莽事覺殺宇誅滅衛氏章坐腰斬磔尸東市門初章爲當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餘人莽皆禁錮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他師敬時爲大司徒掾自効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葬之京師稱焉車騎將軍王舜高其志節薦爲中郎諫大夫莽篡位

以病免更始時安車微散爲御史大夫復病免去卒于家

金涉 金欽

按漢書金日磾傳日磾弟倫爲黃門郎倫子安上賜爵關內侯封成都侯四子常敞岑明常光祿大夫敞爲侍中敞以世名忠孝留侍成帝爲人正直敢犯顏色左右憚之敞子涉明經節儉諸儒稱之成帝時爲侍中都騎尉哀帝即位爲奉車都尉至長信少府涉之從父弟欽舉明經爲太子門大夫哀帝即位爲太中大夫給事中平帝即位徵爲大司徒司直京兆尹帝年幼選置師友大司徒孔光以明經高行爲孔氏師京兆尹金欽以家世忠孝爲金氏友徙光祿大夫侍中秩中二千石封都成侯欽以通經術超擢侍帷幄重蒙厚恩封襲爵號欽弟遵封侯歷九卿位

疏廣 疏受

按漢書疏廣傳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明春秋家居教授學者自遠方至徵爲博士太中大夫地節三年立皇太子選丙吉爲太傅廣爲少傅數月吉遷御史大夫廣徙爲太傅廣兄子受字公子亦以賢良舉爲太子家令受好禮恭謹敏而有辭宣帝幸太子宮受迎謁應對及置酒宴奉觴上壽辭禮閑雅上甚驩說頃之拜受爲少傅在位五歲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宦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首曰從大人議即日父子俱移病滿三月賜告廣遂稱篤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

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辭決而去及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爲之下泣皆以壽終

薛廣德

按漢書薛廣德傳廣德字長卿沛郡相人也以魯詩教授楚國龔勝舍師事焉蕭望之爲御史大夫除廣德爲屬數與論議器之薦廣德經行宜充本朝爲博士論石渠遷諫大夫代貢禹爲長信少府御史大夫廣德爲人溫雅有醴藉及爲三公直言諫爭後月餘以歲惡民流與丞相定國大司馬車騎將軍史高俱乞骸骨皆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東歸沛太守迎之界上沛曰爲榮縣其安車傳子孫

平當

按漢書平當傳當字子思祖父徙平陵當目明經爲博士公卿薦當當論議通明給事中每有災異當輒傳經術言得失文雅雖不能及蕭望之匡衡然指意略同自元帝時韋元成爲丞相奏罷太上皇寢廟園當上書言臣聞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三十年之間道德和洽制禮興樂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今聖漢受命而王繼體承業二百餘年孜孜不怠政令清矣然風俗未和陰陽未調災數見意者大本有不立與何德化休徵不應之久也既福不虛必有因而至者焉宜深迹其道而務修其本昔者帝堯南面而治先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而化及萬國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夫孝子善述人之志周

公既成文武之業而制作禮樂修嚴父配天之事知文王不欲目子臨父故推而序之上極於后稷而目配天此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也高皇帝聖德受命有天下尊太上皇猶周文武之追王太王王季也此漢之始祖後嗣所宜尊奉日廣盛德孝之至也書云正稽古建功立事可目末年傳於無窮上納其言下詔復太上皇寢廟園後日經明禹貢使行河爲騎都尉領河隄哀帝即位徵當爲光祿大夫後爲光祿勳御史大夫至丞相賜爵關內侯子晏目明經歷位大司徒封防鄉侯漢興唯韋平父子至宰相

彭宣

按漢書彭宣傳宣字子佩淮陽陽夏人也治易事張禹舉爲博士遷東平太守禹以帝師見尊信薦宣經明有威重可任政事絲是入爲右扶風元壽元年爲大司空封長平侯哀帝崩王莽爲大司馬秉政專權宣乞骸骨歸居國數年薨

王吉

按漢書王吉傳吉字子陽琅邪阜人也少好學明經日郡吏舉孝廉爲郎遷雲陽令舉賢良爲昌邑中尉而王好遊獵吉上疏諫王雖不遵道然猶知敬禮吉甚得輔弼之義昭帝崩霍光迎昌邑王吉即奏書戒王王即位以淫亂廢吉與龔遂日忠直數諫正得減死爲城旦復徵爲博士諫大夫宣帝頗修武帝故事吉上疏言得失上目其言迂闊不甚寵異遂謝病歸吉與貢禹爲友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取舍同也元帝初即位遣使者徵貢禹與吉吉年老道病卒上悼之初吉兼通五經能爲騶氏春秋日詩論

語教授好梁丘賀說易令子駿受焉駿以孝廉爲郎左曹陳咸薦駿賢父子經明行修宜顯以厲俗遷諫大夫爲御史大夫

貢禹

按漢書貢禹傳禹字少翁琅邪人也曰明經潔行著聞徵爲博士元帝初即位徵禹爲諫大夫是時年歲不登郡國多困禹奏言天子善其忠迺下詔令太僕減食穀馬水衡減食肉獸省宜春下苑呂與貧民遷禹爲光祿大夫又上書乞骸骨天子報曰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守經據古不阿當世而云欲退意豈有所恨與後爲御史大夫列於三公自禹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上雖未盡從然嘉其質直之意爲御史大夫數月卒

龔舍

按漢書兩龔傳兩龔皆楚人也勝字君賓舍字君倩二人相友並著名節故世謂之楚兩龔少皆好學明經勝爲郡吏舍不仕久之楚王入朝問舍高明聘舍爲常侍不得已隨王歸國固辭願卒學復至長安勝舉茂才哀帝徵爲諫大夫引見勝薦舍有詔爲龔龔舍侯嘉至皆爲諫大夫勝居諫大夫數上書言百姓貧盜賊多吏不良風俗薄災異數見不可不憂祖述王吉貢禹之意二歲餘遷光祿大夫哀帝崩王莽秉政乞骸骨歸初龔舍以勝薦爲諫大夫病免復徵爲博士又病去哀帝遣使者即楚拜舍爲太山太守既至數月上書乞骸骨徵舍爲光祿大夫終不肯起迺遣歸舍亦通五經以魯詩教授舍勝既歸鄉里郡二千石長吏初到官皆至其家如師弟子之禮莽既篡

國拜勝爲講學祭酒使者付璽書再拜奉印綬勝輒推不受謂吾受漢家厚恩臣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諒豈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死時七十九矣門人哀經治喪者百數

鮑宣

按漢書鮑宣傳宣字子都渤海高城人也好學明經哀帝初大司空何武薦宣爲諫大夫遷豫州牧時帝祖母傅太后欲與成帝母俱稱尊號封爵親屬孔光師丹何武傳喜失太后指皆免官丁傳子弟並進董賢貴幸宣上書諫曰朝廷亡有大儒骨鯁白首者艾魁壘之士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饑渴者臣未見也敦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公門省戶下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宜且時罷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故大司馬傳喜使領外親故大司空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皆更博士位皆歷三公智謀威信可與建教化圖安危龔勝爲司直郡國皆慎選舉三輔委輸官不敢爲姦可大委任也惟陛下少留神明覽五經之文原聖人之至意深思天地之戒臣宣呐鈍於辭不勝惓惓盡死節而已上曰宣名儒優容之明年正月朔日蝕上迺徵孔光免孫寵息夫躬罷侍中諸曹黃門郎數十人宣復上書上納宣言徵何武彭宣旬月皆復爲三公拜宣爲司隸平帝即位王莽秉政誅漢忠直臣不附己者宣及何武等皆死世祖即位兩龔鮑宣子孫皆見褒表至大官

韋賢

按漢書韋賢傳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其先韋孟家本彭城卒于鄒自孟至賢五世賢爲人質朴少欲篤志於學兼通禮尚書曰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徵爲博士給事中進授昭帝詩遷光祿大夫詹事至大鴻臚宣帝即位賜爵關內侯徙爲長信少府曰先帝師甚見尊重本始三年代蔡義爲丞相封扶陽侯地節三年乞骸骨賜第一區丞相致仕自賢始年八十二薨諡曰節侯少子元成復曰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籬不如一經

韋元成

按漢書韋賢傳元成字少翁曰父任爲郎少好學修父業尤謙遜下士曰明經擢諫大夫遷大河都尉初元成兄弘當爲嗣坐事元成當襲爵曰病狂不應召丞相御史疑其欲讓爵避兄者曰元成實不病効奏之不得已受爵宣帝高其節曰元成爲河南太守兄弘太山都尉遷東海太守數歲元成徵爲未央衛尉遷太常上欲感風憲王輔以禮讓之臣迺拜元成爲淮陽中尉是時王未就國元成受詔與太子太傅蕭望之及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條奏其對元帝即位遷太子太傅末光中代于定國於丞相建昭三年薨諡曰共侯

魏相

按漢書魏相傳相字弱翁濟陰定陶人也徙平陵少學易爲郡卒史舉賢良曰對策高第爲茂陵令徵爲諫大夫宣帝即位爲大司農遷御史大夫四歲霍光薨上以其子禹爲右將軍兄子山領尚書事相因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爲大夫及魯季孫之

專權今光子昆弟諸壻據權勢驕奢放縱宜有以損奪其權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宣帝善之韋賢以老病免相遂代爲丞相封高平侯相明易經有師法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以爲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上納用焉神爵三年薨諡曰憲侯

駐弘

按漢書駐弘傳弘字孟魯國蕃人也從嬴公受春秋以明經爲議郎至符節令孝昭元鳳三年正月泰山萊蕪山南有大石自立後有白鳥數千下集其旁是時昌邑有枯社木臥復生又上林苑中大柳樹斷枯臥地亦自立生有蟲食樹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己立孟推春秋之意以爲石柳皆陰類下民之象而泰山者岱宗之嶽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大石自立僵柳復起非人力所爲此當有從匹夫爲天子者枯社木復生故廢之家公孫氏當復興者也孟卽說曰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漢家竟後有傳國之運漢帝宜求索賢人禪以帝位以承順天命時昭帝幼大將軍霍光秉政惡之下其書廷尉奏孟妄設祇言惑衆大逆不道伏誅後五年孝宣帝興于民間卽位徵孟于爲郎

夏侯始昌

按漢書夏侯始昌傳夏侯始昌魯人也通五經以齊詩尚書教授自董仲舒韓嬰死後武帝得始昌甚重之始昌明於陰陽先言柏梁臺災日至期日果災時昌邑王以少子愛上爲選師始昌爲太傅年老以壽

終族子勝亦以儒顯名

夏侯勝

夏侯建

按漢書夏侯勝傳勝字長公初魯共王分魯西寧鄉以封子節侯別屬大河大河後更名東平故勝爲東平人勝少孤好學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後事簡卿又從歐陽氏問爲學精熟所問非一師也善說禮服徵爲博士光祿大夫會昭帝崩昌邑王嗣位數出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謂勝爲祇言縛以屬吏吏白大將軍霍光不舉法是時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昌邑王光讓安世以爲泄語安世實不言迺召問勝勝對言在洪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惡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謀光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後十餘日光卒與安世共白太后廢昌邑王尊立宣帝光以爲群臣奏事東宮太后省政宜知經術白令勝用尚書授太后遷長信少府賜爵關內侯以與謀廢立定策安宗廟益千戶宣帝初卽位欲褒先帝詔丞相御史曰朕以眇身蒙遺德承聖業奉宗廟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仁誼厲威武北征匈奴單于遠遁南平氏羌昆明闕駱兩越東定蕞貉朝鮮靡地斥境立郡縣百蠻率服款塞自至珍賁陳於宗廟協音律造樂歌薦上帝封太山立明堂改正朔易服色開明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絕褒周之後備天地之禮廣道術之路上天報况符瑞並應寶鼎出白麟獲海效鉅魚神人並見山稱萬歲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朕甚悼焉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於是羣臣大議廷中皆曰宜

如詔書長信少府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斥境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過半蝗蟲大起赤地數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積至今未復亡德澤於民不宜爲立廟樂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指議已出口雖死不悔於是丞相義御史大夫廣明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有司遂請尊孝武帝廟爲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下世世獻納以明盛德武帝巡行所幸郡國凡四十九皆立廟如高祖太宗焉勝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更冬講論不怠至四年夏關東四十九郡同日地動或山崩壞城郭室屋殺六千餘人上乃素服避正殿遣使者弔問吏民賜死者棺錢下詔曰蓋災異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業託士民之上未能知羣生曩者地震北海琅邪壞祖宗廟朕甚懼焉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問衛士有以應變補朕之闕毋有所諱因大赦勝出爲諫大夫給事中霸爲揚州刺史勝爲人質樸守正簡易亡威儀見時謂上爲君誤相字於前上亦以是親信之嘗見出道上語上聞而讓勝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爲可傳故傳耳朝廷每有大議上知勝素直謂曰先生通正言無愆前事勝復爲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受詔撰尚書論語說賜黃金百斤年九十卒官賜冢塋葬平陵太后賜錢二百萬爲勝素服五日以報師傳之恩儒者以爲榮始勝每講授

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
俛拾地芥耳學經不明不如歸耕勝從父子建字長
卿自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
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勝非之
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爲學疏略
難以應敵建卒自顯門名經爲議郎博士至太子少
傅勝子兼爲左曹太中大夫孫堯至長信少府司農
鴻臚曾孫蕃郡守州牧長樂少府勝同產弟子賞爲
梁內史梁內史子定國爲豫章太守而建子千秋亦
爲少府太子太傅

按儒林夏侯勝傳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
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又事同郡蔣卿蔣
卿者兒寬門人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勝至
長信少府建太子太傅自有傳由是尚書有大小夏
侯之學

焦延壽

按漢書京房傳梁人焦延壽字贛贛貧賤以好學得
幸梁王王共其資用令極意學既成爲郡史察舉補
小黃令以候司先知姦邪盜賊不得發愛養吏民化
行縣中舉最當遷三老官屬上書願留贛有詔許增
秩留卒於小黃贛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
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
溫爲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

京房

按漢書京房傳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也事梁人焦
延壽好鍾律知音聲初元四年以孝廉爲郎末光建
昭間西羌反日蝕又久青亡光陰霧不精房數上疏

先言其將然近數月遠一歲所言屢中天子說之數
召見問房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
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異令百官各
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
上令公卿朝臣與房會議溫室皆以房言煩碎令上
下相司不可許上意鄉之時部刺史奏事京師上召
見諸刺史令房曉以課事刺史復以爲不可行唯御
史大夫鄭弘光祿大夫周堪初言不可後善之是時
中書令石顯顯權顯友人五鹿充宗爲尚書令與房
同經論義相非二人用事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
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
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爲賢也上曰賢之
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
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
幽厲何不覺寤而更求賢曷爲卒任不肖以至於此
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
之君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
則任監刁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
之而覺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
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視萬世之
君今陛下即位以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
地震石隕夏霜冬雷春凋秋榮限霜不殺水旱螟蟲
民人饑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記災異盡備
陛下視今爲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
今所任用者誰與上曰然幸其瘡於彼又以爲不在
此人也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
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迺曰今爲亂者誰哉房曰明

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之何故用之房曰上
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
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論房罷出後上令
房上弟子曉知考功課吏事者欲試用之房上中郎
任良姚平願以爲刺史試考功法臣得通籍殿中爲
奏事以防壅塞石顯五鹿充宗皆疾房欲遠之建言
宜試以房爲郡守元帝於是以前房爲魏郡太守秩八
百石居得以考功法治郡房自請願無屬刺史得除
用他郡人自第吏干石以下歲竟乘傳奏事天子許
焉房自知數以論議爲大臣所非內與石顯五鹿充
宗有隙不欲遠離左右及爲太守憂懼房以建昭三
年二月朔拜上封事曰辛酉以來蒙氣衰去太陽精
明臣獨欣然以爲陛下有所定也然少陰倍力而乘
消息臣疑陛下雖行此道猶不得如意臣竊悼懼守
陽平侯鳳欲見未得至已卯臣拜爲太守此言上雖
明下猶勝之効也臣出之後恐必爲用事所蔽身死
而功不成故願歲盡乘傳奏事蒙哀見許適幸已蒙
氣復乘卦太陽侵色此上大夫覆陽而上意疑也已
卯庚辰之間必有欲隔絕臣令不得乘傳奏事者房
未發上令陽平侯鳳承制詔房止無乘傳奏事房意
愈恐去至新豐因郵上封事曰臣前以六月中言遞
卦不効法曰道人始去寒涌水爲災至其七月涌水
出臣弟子姚平謂臣曰房可謂知道未可謂信道也
房言災異未嘗不中今涌水已出道人當逐死尚復
何言臣曰陛下至仁於臣尤厚雖言而死臣猶言也
平又曰房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也昔秦時趙高用
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

先趣之今臣得出守郡自詭效功恐未效而死惟陛下無使臣塞涌水之異當正先之死爲姚平所笑房至陝復上封事曰乃丙戌小雨丁亥蒙氣去然少陰并力而乘消息戊子益甚到五十分蒙氣復起此陛下欲正消息雜卦之黨并力而爭消息之氣不勝疆弱安危之機不可不察己丑夜有還風盡辛卯太陽復侵色至癸巳日月相薄此邪陰同力而太陽爲之疑也臣前曰九年不改必有星亡之異臣願出任良試考功臣得居內星亡之異可去議者知如此於身不利臣不可蔽故云使弟子不若試師臣爲刺史又當奏事故復云爲刺史恐太守不與同心不若以爲太守此其所以隔絕臣也陛下不違其言而遂聽之此迺蒙氣所以不解太陽亡色者也臣去朝稍遠太陽侵色益甚惟陛下無難還臣而易逆天意邪說難安於人天氣必變故人可欺天不可欺也願陛下察焉房去月餘竟徵下獄初淮陽憲王舅張博從房受學以女妻房房與相親每朝見輒爲博道其語以爲上意欲用房議而羣臣惡其害己故爲衆所排博曰淮陽王上親弟敏達好政欲爲國忠今欲令王上書求入朝得佐助房房曰得無不可博曰前楚王朝薦士何爲不可房曰中書令石顯尚書令五鹿君相與合同巧佞之人也事縣官十餘年及丞相韋侯皆久亡補於民可謂亡功矣此尤不欲行考功者也淮陽王卽朝見勸上行考功事善不然但言丞相中書令任事久而不治可休丞相以御史大夫鄭弘代之遷中書令置他官以鈎盾令徐立代之如此房考功事得施行矣博具從房記諸所說災異事因令房爲淮

陽王作求朝奏草皆持東與淮陽王石顯微司具知之以房親近未敢言及房出守郡顯告房與張博通謀非謗政治歸惡天子詿誤諸侯王語在惠王傳初房見道幽厲事出爲御史大夫鄭弘言之房博皆棄市弘坐免爲庶人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爲京氏死時年四十一

按儒林京房傳房受易梁人焦延壽延壽云嘗從孟喜問易喜死房以爲延壽易即孟氏學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至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爲諸易家說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諡略同唯京氏爲異黨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說託之孟氏不相與同房以明災異得幸爲石顯所誅詠自有傳易房受東海殷嘉河東姚平河南乘弘皆爲郎博士由是易有京氏之學

翼奉

按漢書翼奉傳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也治齊詩與蕭望之匡衡同師三人經術皆明衡爲後進望之施之政事而奉惇學不仕好律歷陰陽之占元帝初即位諸儒薦之徵待詔宦者署數言事宴見天子敬焉上曰奉爲中郎明年二月戊午地震七月己酉地復震上曰有可目便萬姓者各條奏悉意陳朕過失靡有所諱因舉直言極諫之士奉奏封事曰臣聞之於師曰天地設位懸日月布星辰分陰陽定四時列五行以視聖人名之曰道聖人見道然後知王治之象故畫州土建君臣立律歷陳成敗以視賢者名之曰經賢者見經然後知人道之務則詩書易春秋禮樂是也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春秋有災異皆別終始推

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至秦遇不說傷之以法是以大道不通至於滅亡今陛下聖明深懷憂道燭臨四方布德流惠靡有闕遺罷省不急之用振救貧困賦醫藥賜棺錢恩澤甚厚又舉直言求過失盛德純備天下幸甚臣奉竊學齊詩問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蝕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處知雨亦不足多適所習耳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藏六體五藏象天六體象地故藏病則氣色發於面體病則欠申動於貌今年太陰建於甲戌律以庚寅初用事歷以甲午從春歷中甲庚律得參陽性中仁義情得公正貞廉百年之精歲也正以精歲本首王位日臨中時接律而地震其後連月久陰雖有大令猶不能復陰氣盛矣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賢此聖王之所以大通天下也同姓親而易進異姓疏而難通故同姓一異姓五選爲平均今左右亡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爲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非特處位勢尤奢僭過度呂霍上官足以卜之甚非愛人之道又非後嗣之長策也陰氣之盛不亦宜乎臣又聞未央建章甘泉宮才人各以百數皆不得天性若杜陵園其已御見者臣子不敢有言雖然太皇太后之事也及諸侯王園與其後宮宜爲設員出其過制者此損陰氣應天救邪之道也今異至不應災將隨之其法大水極陰生陽反爲大旱甚則有火災春秋宋伯姬是矣唯陛下財察奉以中郎爲博士諫大夫年老以壽終

李尋

按漢書李尋傳尋字子長平陵人也治尚書與鄭寬中等守師法教授尋獨好洪範災異又學天文月令陰陽事丞相翟方進方進亦善爲星歷除尋爲吏帝舅曲陽侯王根輔政數虛已問尋於是薦尋哀帝初卽位召尋待詔黃門上雖不從尋言然采其語每有非常輒問尋尋對屢中遷黃門侍郎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經籍典

第三百三十卷目錄

經學部傳經名儒列傳四

漢四	蕭望之	匡衡
張禹	孔霸	
孔光	翟方進	
杜鄴	杜林	
師丹	揚雄	
丁寬	田王孫	
施讎	孟卿	
孟喜	白光	
翟牧	梁丘賀	
士孫張	鄧彭祖	
衡咸	費直	
王璜	高相	康
母將末	歐陽生	世改高地餘
林尊	陳翁生	
周堪	許商	
張山拊	鄭寬中	
孔安國	張霸	
王氏	后蒼	
趙子	毛公	
徐敖	聞人通漢	
戴德	戴聖	
慶普	徐良	
橋仁	楊榮	

嚴彭祖	顏安樂
冷豐	任公
筦路	冥都
榮廣	皓星公
蔡千秋	周慶
丁姓	尹更始
房鳳	張蒼
胡常	賈護

經籍典第三百三十卷
經學部傳經名儒列傳四

漢四

蕭望之

按漢書蕭望之傳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徙杜陵家世曰田爲業至望之好學治齊詩事同縣后倉且十年曰令詣太常受業復事同學博士白奇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京師諸儒稱述焉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長史丙吉薦儒生王仲翁與望之等數人皆召見先是左將軍上官桀與蓋主謀殺光光既誅桀等後出入自備吏民常見者露索去刀兵兩吏挾持望之獨不肯聽說光曰將軍曰功德輔幼主天下之士延頸企踵爭願自効曰輔高明今士見者皆先露索挾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禮致白屋之意於是光獨不除用望之望之曰射策甲科爲郎後數年免歸地節三年夏京師雨雹望之上疏願賜清閒之宴口陳災異之意宣帝自在民間聞望之名曰此東海蕭生邪下少府問狀無有所諱望之對曰爲

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卿使魯君察於天變宜亡此害今陛下以聖德居位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勢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唯明主躬萬機選同姓舉賢材曰爲腹心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其職曰考功能如是則庶事理公道立奸邪塞私權廢矣對奏天子拜望之爲謁者累遷諫大夫神爵三年代丙吉爲御史大夫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問望之計策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句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爲恩足曰服孝子誼足曰動諸侯前單于慕化海內欣然今而伐之是乘亂幸災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遷太子太傅曰論語禮服授皇太子宣帝寢疾選大臣可屬者拜望之爲前將軍光祿勳周堪爲光祿大夫遺詔輔政領尚書事元帝即位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選白宗室明經達學散騎諫大夫劉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道上曰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鄉納之初宣帝不甚從儒術中書官官用事中書令弘恭石顯久典樞機與車騎將軍史高爲表裏望之以爲中書政本宜曰賢明之選自武帝用宦者非國舊制白欲更制士人繇是大與高恭顯忤上初即位劉更生爲宗正望之堪數薦名儒茂材以備諫官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專權擅勢爲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望之堪更生皆免爲庶人後數月制詔御史國之將與尊師而重

傳故前將軍望之傳朕八年道臣經術厥功茂焉其賜望之爵關內侯天子方欲倚目爲丞相會望之子散騎中郎叔上書訟望之前事下有司復奏望之教子上書稱引無辜之詩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亡所憂上可其奏顯等令太常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使者至召望之望之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果然殺吾賢傳乃爲之涕泣哀慟左右有詔恩加長子叔嗣爲關內侯天子追念望之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望之冢終元帝世

匡衡

按漢書匡衡傳衡字稚圭東海承_音人也父世農夫至衡好學家貧備作以供資用尤精力絕人諸儒爲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願衡射策甲科以不應令除爲太常掌故調補平原文學學者多上書薦衡經明當世少雙今爲文學就官京師後進皆欲從衡平原衡不宜在遠方事下太子太傅蕭望之少府梁丘賀問衡對詩諸大義其對深美望之奏衡經學精習說有師道可觀覽宣帝不其用儒遣衡歸官而皇太子見衡對私善之會宣帝崩元帝初即位樂陵侯史高以外屬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前將軍蕭望之爲副望之名儒有師傅舊恩天子任之多所賞薦高充位而已長安令楊典說高曰平原文學匡衡材智有餘經學絕倫但以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將軍誠召置莫府學士欽然歸仁與參事議觀其所有貢之朝廷必爲國器目此顯示衆庶名流於世高然其言辟衡爲議曹史薦衡於上上目爲

郎中遷光祿大夫太子少傅時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人人自以爲得上意衡爲少傅數年數上疏陳便宜及朝廷有政議傳經以對言多法義上以爲任公卿由是爲光祿勳御史大夫建昭三年代韋元成爲丞相封樂安侯元帝崩成帝即位衡上疏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曰臣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學無厭臣衡材駑無以輔相善義宣揚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不易之道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爲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欽翼祇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爲仁義動爲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視之又觀以禮樂饗醴過歸故萬國莫不復賜祉福蒙化而成俗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

靜之節使羣下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上敬納其言初衡封僮之樂安鄉南以閭伯_{音吳}爲界郡圖誤以閭伯爲平陵伯建始元年司隸校尉駿少府忠行廷尉事劾奏衡背法制專地盜土以自益免爲庶人終於家子咸亦明經歷位九卿家世多爲博士者

張禹

按漢書張禹傳禹字子文河內軹人也至禹父徙家蓮白禹爲兒時數隨家至市喜觀於卜相者前久之頗曉其別著布卦意時從旁言卜者愛之又奇其面貌謂禹父是兒多智可令學經及禹壯至長安學從沛郡施雠受易琅邪王陽膠東庸生問論語既皆明習有徒衆舉爲郡文學甘露中諸儒薦禹有詔太子太傅蕭望之問禹對易及論語大義望之善焉奏禹經學精習有師法可試事奏罷歸故官久之試爲博士初元中立皇太子而博士鄭寬中以尚書授太子薦言禹善論語詔令禹授太子論語由是遷光祿大夫成帝即位以師賜爵關內侯食六百戶拜爲諸吏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領尚書事河平四年代王商爲丞相封安昌侯爲相六歲鴻嘉元年以老病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百斤罷就第禹成就弟子尤著者淮陽彭宣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九卿宣爲人恭儉有法度而崇愷弟多智二人異行禹心親愛崇敬宣而疏之崇每候禹常責師宜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筦弦鏗鏘極樂昏夜乃罷而宣之來也禹見之於便坐講論經義日晏賜食不過一肉卮酒相對宣未

嘗得至後堂及兩人皆聞知各自得也永始元延之間日蝕地震尤數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懼變異數見意頗然之未有以明見遇車駕至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爲所怨禹則謂上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日蝕三十餘地震五十六或爲諸侯相殺或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是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子贛之屬不得聞何况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喜此經義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以經術斷之上雅愛信禹由此不疑王氏後曲陽侯根及諸王子弟聞知禹言皆喜說遂親就禹禹見時有變異若上體不安擇日絮齋露著正衣冠立筮得吉卦則獻其占如有不吉禹爲感動憂色成帝崩禹及事哀帝建平二年薨諡曰節侯初禹爲師以上難數對已問經爲論語章句獻之始魯扶卿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韋元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采獲所安最後出而尊貴諸儒爲之語曰欲爲論念張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浸微

孔霸 孔光

按漢書孔光傳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之孫也孔子生伯魚鯉鯉生子思伋伋生子上帛帛生子家求求生子眞眞箕生子高穿穿生順順爲魏相順生鮒鮒爲陳涉博士死陳下鮒弟子襄爲孝惠博士長沙太傅襄生忠忠生武及安國武生延年延年生霸字次孺霸生光焉安國延年皆以治尚書爲武帝博士安

國至臨淮太守霸亦治尚書事太傅夏侯勝昭帝末爲博士宣帝時爲太中大夫以選授皇太子經選詹事高密相元帝即位徵霸以師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號褒成君及霸薨上素服臨弔者再至賜東園祕器錢帛策贈以列侯禮諡曰烈君霸四子光最少子也經學尤明年末二十舉爲議郎光祿勳匡衡舉光方正爲諫大夫坐議有不合左遷虹長自免歸敦授成帝初即位舉爲博士是時博士選三科光以高第爲尚書觀故事品式數歲轉爲僕射尚書令光周密謹慎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故事上有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指苟合光帝師傳子少以經行自著進官早成不結黨友養游說有求於人既性自守亦其勢然也徙光祿勳爲御史大夫是歲右將軍褒後將軍博坐定陵紅陽侯皆免爲庶人以光爲左將軍居右將軍官職數月丞相方進薨召左將軍光當拜已刻侯印書贊上暴崩即其夜於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綬哀帝初即位褒賞大臣益封光千戶傳太后欲與成帝母俱稱尊號羣下多順指唯師丹與光持不可忤太后旨遂策免元壽元年拜光祿大夫明年爲大司徒哀帝崩平帝年幼委政於莽時莽權日盛光憂懼不知所出上書乞骸骨徙爲太傅明年爲太師光愈恐固稱疾辭位歸老於第光凡三世居公輔位前後十七年自爲尚書止不教授後爲卿時會門下大生講問疑難舉大義云其弟子多成就爲博士大夫者見光居大位幾得其助力光終無所薦舉至或怨之其公如此光年七十元始五年薨諡曰簡烈侯

翟方進

按漢書翟方進傳方進字子威汝南上蔡人也家世微賤至方進父翟公好學爲郡文學方進年十二三失父孤學給事太守府爲小史號遲頓不及事數爲掾史所嘗辱方進自傷迺從汝南蔡父相問已能所宜蔡父大奇其形貌謂曰小史有封侯骨當以經術進努力爲諸生學問方進既厭爲小史聞蔡父言心喜因病歸家辭其後母欲西至京師受經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履以給方進讀經博士受春秋積十餘年經學明習徒衆日廣諸儒稱之以射策甲科爲郎二三歲舉明經遷議郎是時宿儒有清河胡常與方進同經常爲先進名譽出方進下進心害其能論議不右方進方進知之候伺常大都授時遣門下諸生至常所問大義疑難因記其說如是者久之常知方進之宗讓己內不自得其後居士大夫之間未嘗不稱述方進遂相親友河平中方進轉爲博士數年遷爲丞相司直永始二年遷御史大夫數月左遷執金吾二十餘日丞相官缺羣臣多舉方進上亦器其能遂擢方進爲丞相封高陵侯食邑千戶方進雖受穀梁然好左氏傳天文星歷其左氏則國師劉歆星歷則長安令田終術師也厚李尋以爲議曹爲相九歲綏和二年春災惑守心尋奏記言應變之權君侯所自明方進憂之不知所出會郎賁麗善爲星言大臣宜當之上迺召方進還歸未及引決上遂賜冊方進即日自殺上祕之親臨弔者數至禮賜異於它相故事諡曰恭侯長子宜嗣字太伯亦明經篤行君子也

杜鄴 杜林

按漢書杜鄴傳鄴字子夏本魏郡繁陽人祖父皆郡守徙茂陵少孤母張敞女壯從敞子吉學問得其家書曰孝廉爲郎舉侍御史哀帝卽位遷爲涼州刺史以病免元壽元年舉方正未拜卒初鄴從張吉學吉子竦又幼孤從鄴學問亦著於世尤長小學鄴子林清靜好古亦有雅材建武中歷位列卿至大司空其正文字過於鄴竦故世言小學者由杜公

師丹

按漢書師丹傳丹字仲公琅邪東武人也治詩事匡衡舉孝廉爲郎元帝末爲博士建始中州舉茂才復補博士出爲東平王太傅丞相方進御史大夫孔光舉丹論議深博廉正守道徵入爲光祿大夫丞相司直成帝末年立定陶王爲皇太子以丹爲太子太傅哀帝卽位爲左將軍賜爵關內侯食邑領尚書事爲大司馬封高樂侯月餘徙爲大司空丹自以師傅居三公位得信於上書數十上多切直之言丹使吏書奏吏私寫其草丁傳子弟聞之使人上書告丹遂策免丹尚書令唐林上疏曰丹經爲世儒宗德爲國黃耆親傳聖躬位在三公四方所瞻仰也上從林言賜爵關內侯數月詔曰丹端誠於國不顧患難可謂社稷之臣矣封爲義陽侯薨諡曰節侯

揚雄

按漢書揚雄傳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少而好學不爲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爲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家產不過十金乏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弗事也孝成時客有薦雄者召雄

待詔承明之庭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芳草太元目自守泊如也雄見諸子各目其知舛馳大氏詆訾聖人卽爲怪迂析辯說辭曰撓世事雖小辯終破大道及太史公記六國楚漢訖麟止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謬目爲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按雄全傳另載揚子部

丁寬

田王孫

按漢書儒林丁寬傳寬字子襄梁人也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寬爲項生從者讀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何學成何謝寬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曰東矣寬至雒陽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景帝時寬爲梁孝王將軍距吳楚號丁將軍作易說二萬言訓故舉大誼而已今小章句是也寬授同郡楊田王孫王孫授施雠孟喜梁丘賀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按書儒林田何等已附史記後不重錄

施雠

按漢書儒林施雠傳雠字長卿沛人也沛與碭相近雠爲童子從田王孫受易後雠徙長陵田王孫爲博士復從卒業與孟喜梁丘賀並爲門人謙讓嘗稱學廢不教授及梁丘賀爲少府事多迺遣子臨分將門人張禹等從雠問雠自匿不肯見賀固請不得已乃授臨等於是賀薦雠結髮事師數十年賀不能及詔拜雠爲博士甘露中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雠授張禹琅邪魯伯伯爲會稽太守禹至丞相禹授淮陽彭宣沛戴崇子平崇爲九卿宣大司空禹宣皆有傳魯伯授太山毛萇如少路琅邪邵丹曼容著

清名莫如至常山太守此其知名者也繇是施家有張彭之學

孟卿

按漢書儒林孟卿傳孟卿東海人也事蕭奮以授后倉魯閭丘卿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按孟卿傳移置孟喜之前

孟喜

白光

翟牧

按漢書儒林孟喜傳喜字長卿東海蘭陵人也父號孟卿善爲禮春秋授后倉疏廣世所傳后氏禮疏氏春秋皆出孟卿孟卿以禮經多春秋煩雜乃使喜從田王孫受易喜好自稱譽得易家侯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喜獨傳喜諸儒以此耀之同門梁丘賀疏通證明之曰田生絕於施雠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又蜀人趙賓好小數書後爲易師易文以爲箕子明夷陰陽氣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芟茲也賓持論巧慧易家不能難皆曰非古法也云受孟喜喜爲名之後賓死莫能持其說喜因不肯仰以此不見信喜舉孝廉爲郎曲臺署長病免爲丞相掾博士缺衆人薦喜喜聞喜改師法遂不用喜喜授同郡白光少子沛翟牧子兄皆爲博士由是有孟翟白之學

梁丘賀

士孫張

鄧彭祖

衡咸

按漢書儒林梁丘賀傳賀字長翁琅邪諸人也以能心計爲武騎從太中大夫京房受易房者淄川楊何弟子也房出爲齊郡太守賀更事田王孫宣帝時聞京房爲易明求其門人得賀賀時爲都司空令坐事論免爲庶人待詔黃門數入說教侍中以召賀賀入